

论什梅廖夫小说宗教主题的多元意蕴

王希悦¹ 张梅² 孙忠霞³

(1. 东北农业大学, 哈尔滨 150030; 2.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哈尔滨 150018;
3. 琼州学院, 三亚 572022)

提 要: 俄罗斯文学与东正教精神有着难以割舍的关联。什梅廖夫的创作以浓郁的俄罗斯气息和宗教情怀见长, 在他的《朝圣》、《禧年》、《天国之路》等诸多作品中宗教情愫鲜明。本文从宗教的视角发掘、分析体现在什梅廖夫创作中的堕落 - 转变、永生、天意等主题内涵。从宗教意义而言, “堕落”即是罪的表现, 而“转变”即是得到拯救的一种彰显。堕落 - 转变的进程又突出了“道路”探索主题。“永生”则与死亡及圣徒崇拜紧密关联。虽然自人出生起便走在了通向死亡的路上, 每一天都在逐渐接近死亡, 但什梅廖夫强调只有按信仰生活才能问心无愧地接受死亡, 死亡即是复活的思想。圣徒是第一批复活并享受永生的死者, 因而成为崇拜的对象。在什梅廖夫的艺术世界里, 圣徒与其他人物一样在情节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甚至部分作品, 尘世人物被赋予了使徒传记传统。此外, 信仰圣徒的主题又引发“奇迹”观念的呈现, 它使人们相信必然之外有某种更高力量存在。“奇迹”容纳在天意主题之内, 体现上帝高度干预世事, 上帝惩恶扬善的意志。由此, 分析堕落 - 转变、永生、天意等主题内涵, 阐释与之关联的罪、赎罪、道路、拯救、死亡、奇迹、圣徒崇拜等宗教观念, 进而达到深度把握作家宗教主题的多元意蕴, 理解作家独特的创作风格。

关键词: 堕落 - 转变; 永生; 天意; 多元意蕴

中图分类号: I512

文献标识码: A

1 引文

伊万·谢尔盖耶维奇·什梅廖夫(1873—1950)是一位成就卓著的俄罗斯作家, 上个世纪俄罗斯侨民文学第一浪潮的杰出代表。1931年、1932年曾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评论界称其是“最富俄罗斯特性的作家”。现今俄罗斯中学和大学的文学大纲已将其列入必读作家之列。

什梅廖夫成长在一个笃信宗教的家庭。自幼年起, 家人就常带他去著名的谢尔盖圣三一修道院祈祷和朝圣, 他曾经回忆写道:“家里除了福音书, 我看不到其他任何书。”(Олег Михайлов 1999: 7) 经历了祖国多舛命运, 在国外定居后, 作为一名思想日渐成熟的侨民作家, 什梅廖夫把东正教视为自己生活和创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知道, 东正教是俄罗斯民族精神不可缺失的要素。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作家总是会从东正教信仰的角度去理解俄罗斯的精神文化。而自古以来, 东正教精神与俄罗斯文学就有着难以割舍的关联,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1866)和《卡拉马佐夫兄弟》(1880)、托尔斯泰的《谢尔盖神父》(1912)、列斯科夫的《大堂神父》(1872)、扎伊采夫的《谢尔盖·拉多涅日斯基》(1925)等都是鲜明的例证。同样, 东正教的精神及价值观念也在深具虔诚心理的什梅廖夫的意识中渗透、体现和发展。什梅廖夫的诸多创作都体现了生活描写与宗教内容紧密结合的特点。下面, 我们

通过宗教主题这一视角，发掘什梅廖夫创作的宗教意蕴和特征。

2 堕落—转变

在什梅廖夫的创作中，堕落—转变主题在《死者的太阳》（1923）、《爱情故事》（1926—1927）、《天国之路》（1948）等多部小说中都有体现。从宗教意义而言，“堕落”即是罪的表现，而“转变”即是得到拯救的一种彰显。罪的概念对于基督教来说很重要，亚当与夏娃偷食禁果的原罪之说是其根本来源。要知道，忏悔、赎罪、拯救等诸多宗教观念都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具体说来，在《死者的太阳》这部史诗中，什梅廖夫尝试分析人们远离上帝而陷入罪的原因，对信仰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该作品是什梅廖夫侨居国外后收获的第一部成果，作家自己将其定位为史诗，营造了社会悲剧扩展至整个宇宙悲剧的高度，借以达到史诗般的艺术效果。进而言之，《死者的太阳》是一部关于十月革命及国内战争的记述，以一位知识分子目睹一系列事件为情节展开叙事，描绘了俄罗斯人、大地、天空、太阳、花园、牲畜、鸟类，甚至整个大自然死亡的故事，是一部关于“生命死亡的历史”。作家表面上描写的故事发生之地是一座带有热那亚风格的古老钟楼的南方小城，实则喻指乌克兰的阿卢什塔。由于革命、战争，该城由热闹非凡、有着诸多游人的小城变成了死气沉沉、一片萧条的不毛荒地。书的章节标题“孔雀的末日”、“布比克的末日”、“医生的末日”、“三种末日”等字样彰显了人们的罪孽之重。但什梅廖夫所突出的堕落—转变主题贵在强调“转变”，作家坚信，试图摧毁一切的地狱般的死亡力量并不能抹杀人们的记忆和精神传统，历史性的灾难亦摧毁不了信念坚定的人们，在主人公获得信仰之后，叙述人描绘的是春天的景象，其典型的语义内涵就是代表生命的复苏：“春天……死者不会复活吗？死者会复活！我坚信奇迹！伟大的复活——是的，即将发生。”（Шмелёв 2012：215）

在《爱情故事》中，什梅廖夫不仅描写了罪，而且增加了赎罪这一内容，这个概念不仅可以解释堕落的原因，亦成为作家随后一系列作品《朝圣》（1931）、《禧年》（1933—1948）、《天国之路》的审美和表达观念的一个必要范畴。在《爱情故事》中，作家以抒情诗意的笔触描写了15岁中学生冬尼亚第一次萌发的爱情，亦即他的初恋。尚未涉世的他如同一个“可怜的骑士”，投入了善与恶、纯洁与罪的斗争。在小说中，作家着力彰显了拯救之爱与性本能之爱的对立。前者以清扫服务的芭莎为代表，她的结局是离家去了修道院，这正是拯救之爱的隐喻。后者以装着玻璃眼的邻居谢拉菲玛为代表，她是肉欲的象征。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使作者可以详细地描绘冬尼亚与自我内心的斗争，最终，饱经爱之痴迷的冬尼亚战胜了恶，抵制住谢拉菲玛肉欲的诱惑，逐渐恢复健康，精神复原。

《天国之路》中的堕落—转变主题在情节发展中多次重复出现。从罪到通向拯救的道路是漫长而又艰辛的，主人公不止一次地回到起点，因为人的本性对其应该遵循的简单真理并不那么敏感。另一方面，在这一过程中，采用“重复”这种艺术手法安排小说的结构，亦显示了生活中人们的罪之多。在此，作家彰显的主要思想在于：整个生活就是一次次试炼。对小说的男女主人公来说，他们面临的的就是“尘世之路”（罪恶的、肉欲的）与“天国之路”（道德高尚的）的抉择。男主人公维依登加姆梅尔是一名在铁路上供职的机械工程师，他最初沉迷于德国哲学和自然科学，没有任何信仰。维依登加姆梅尔认为“整个宇宙就是物质力量的自由运作”（Шмелёв 1998：19），没有上帝和魔鬼，也没有善和恶。对于他来说，在爱情中亦不存在道德和道德败坏的概念，因为爱情本身只是选择的生理法则，服从这种自然现象要比反抗有益得多。由此可见，这是一种将爱情视为人的自然需求的观念。在妻子遵循这种法则离他而去之后，维依登加姆梅尔则埋头于天体力学研究，科学成为他的信仰和支柱。而他精神的成熟，理解了“天国之路”，坚信了上帝——这一切都是伴随着他对达利亚的爱而发展起来的。达利亚是一个孤女，在维依登加姆梅尔的帮助下在修道院做了见习修女。后来又离开修道院与维依登加姆梅尔生活在一起。这种非法同居的爱是被作为罪责认定的，所以，作家为其安排了无生育能力的不幸命运，这是上帝对其“纵欲”生活的惩罚。小说还穿

插了达利亚与骠骑兵瓦加耶夫的三日疯狂之爱；维依登加姆梅尔在彼得堡迷恋着绿色天鹅绒的匈牙利女人……这在作家看来都是魔鬼的诱惑。小说的一些章节标题“迷惑”、“堕落”、“诱惑”、“试炼”、“魔鬼的成功”亦加强了这种见证。主人公的多次“堕落”及其“转变”都是有序渐进地展开的，每一个新的考验都变得比以往更加复杂。在这部作品中，小说的主旨已然具有构建体裁的意义，评论界视其为“宗教小说”（Зайцева 1999: 14）。此外，这部小说具有鲜明的使徒传记特征。我们知道，在什梅廖夫早期作品《不竭之杯》（1918）中已经出现这一体裁端倪，这种风格之所以存在是基于诱惑、奇迹、拯救苦难、圣徒的帮助、启示、幻想、永生等大量使徒行传传统主题的存在而体现出来的。在最后一部小说《天国之路》中，正如作者在小说最初几行文字所预言的那样“尘世与天国融合”，由此，决定了作品两个层面，即现实的叙述和圣徒传记特点相结合。

在堕落—转变这一综合主题内，故事情节的发展也激活了“道路”主题的彰显，主要体现在将人的生命视为道路这一古老语义的呈现，由此，这种特征亦使静态和动态这对运动范畴变得很重要。在什梅廖夫的创作中，这组范畴具有稳固的对立特征，如《死者的太阳》突出静态性语义，而《爱情故事》、《莫斯科来的保姆》、《朝圣》、《禧年》则是主人公“转变”的动态语义占优势。在《天国之路》中，主人公生活之路的静态—动态范畴，在情节发展中不再仅仅作为对立元素被接受，而是赋予了评价（肯定或否定）色彩。动态开始与人们的忙碌、罪相关联，运动成为空虚徒劳的，但动态亦以其离奇的方式成为获得静态（平静）的必要要素。在《天国之路》的生活发展中，人的心灵是平静的，因为它与“最高”定律、世界以及自我本身达到了一致。男女主人公经历尘世的诱惑和情欲的斗争，经历精神的堕落，虽然反复多次，但最终还是走向了精神的寻求、拯救以及重生。应该说，在“堕落”—“转变”这一综合主题中“转变”依然是主要要素，它是以基督教的赎罪和恩典等基本要义为根基的。所以，这一主题蕴含着“拯救”的观念。体现在宗教中，拯救就是避免恶，将人从罪、痛苦、死亡中挽救出来。拯救类型的典型情节就是运动，其终节点是道德转变，生活建构在新的、饱经痛苦而取得的准则基础上，它的稳定性表现在从无价值向有价值过渡和发展。

当然，在什梅廖夫的创作及世界观中，作家对堕落—转变这一综合主题的观念和理解并非一成不变。如在《死者的太阳》、《爱情故事》中体现为象征地描绘“堕落”以及随之而来的“转变”，合乎逻辑地否定罪；在《禧年》、《朝圣》中加入宽恕、降低罪的程度等内容；在《天国之路》中则描绘理想的世界、公开宣扬堕落—转变的存在和趋向。

3 永生

永生主题在什梅廖夫这里体现了与死亡及圣徒崇拜的关联，与尘世之路及天国之路的观念紧密相关。在作家的创作中，借助于主人公走过的尘世之路，死亡主题得以发展。在《莫斯科来的保姆》中，通过保姆的感受描绘了罪人之死的场面，接近于俄罗斯民间传说中对死亡的描述。《朝圣》、《禧年》则从宗教的世界观诠释了死亡，这有别于突出与死亡相遇时的心理历程那种文学传统的描写，如列夫·托尔斯泰的《伊万·伊里奇之死》（1886）。在这部小说中，托翁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官吏伊万·伊里奇临死前的心理状态以及他的内心觉醒和对生命真正意义的思索。从死亡引发而领会生存的意义，这里已经包涵了深刻的存在主义命题。的确，在托翁的《三死》（1858）、《战争与和平》（1863—1869）、《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等诸多作品中都有关于死亡主题的描写和探索，托翁的思想“人的理性生命不是肉体的生命，它是超时空现象，因此这个生命没有死亡”（戴卓萌 2005: 107）。这与基督教“永生”观念有着很大的契合，它强调人的物质生命是短暂的，只有灵魂得到基督教的拯救，升入天堂同上帝相结合，才能得到真正永恒的生命。所以，死亡只是失去了尘世的生活和肉体存在，这与非基督教的“死亡”意味着永远失去所拥有的一切完全对立。

而什梅廖夫描绘的死亡，则否定死亡，因为依据圣训，信念和生命有永恒的乐土（天国、

福地)。在其小说《朝圣》、《禧年》以及《天国之路》多次重复的思想就是“上帝那里一切都是存活的！没有死亡！……虽然多年的和平岁月流逝而过，伤口依然因丧失而疼痛、裂开，但胜利的荣耀生命之光是永恒不熄的，因为谁都不会被忘记，什么都不会被遗忘！”（Зайцева 1999：17）与此相关的是，什梅廖夫突出了准备死亡的主题。因为自出生起，人便走在了通向死亡的路上，我们每一天都在逐渐接近死亡。如在《禧年》中，作家指出，人从童年就有着这种准备，体现在瓦尼亚大斋前的斋戒祈祷。对于遵守教规者来说，死亡并不出乎意料，在该小说中，征兆和预感已经预先向父亲及亲人们显现，似乎让他们内心做好准备去接受不可避免的事情。从节日和四季的周期循环引发，什梅廖夫表达了死亡等于复活的观念。

什梅廖夫本人的神秘体验（与对去世妻子的祷告有关）亦反映在其创作中，主要体现在死者出现在生者的梦中，如对戈尔金来说，是木匠马尔蒂的出现；对达利亚来说，是阿格尼娅嬷嬷的出现。此外，在《天国之路》中，这一主题显现为一个新的视角，即达利亚与生前未曾谋面的现已亡故的亲戚的“神秘”关联。这一关联与其说作为宗教信仰现实经验的反映，不如说是作者的幻象，达利亚与尤多娃女士极其相似，作为一种艺术手法，古老庄园女性肖像画的出现，既是象征，亦是浪漫神秘的反应，类似于果戈理《遗嘱》（1845）“死后的声音”主题，或是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八月》（1953）的描写。在抒情主人公的幻象中，他梦见人们为其送葬，恰逢旧历8月6日主变容节，帕斯捷尔纳克本人曾有这样的亲身经历：1903年8月6日，他从马上摔下，接受了死亡考验但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死神站在墓地，如同林间国家的土地测量员，端详着我死后的面孔，为的是量身挖坑。”“并非触手可及的，是某个平静的声音。那是我以往预知天意之音，响着，依然没有衰减。”（帕斯捷尔纳克 2013：479）

此外，永生主题亦与圣徒崇拜相关联。圣徒是第一批复活并享受永生的死者，从而成为被崇拜的对象。在什梅廖夫的艺术世界里，圣徒与其他人物在情节中一样发挥着积极作用。在文本结构中，圣徒首先体现在圣徒传记层面。圣徒传记作为文本中的文本，经常为阐释人物的尘世生活服务。圣徒显现在形象、力量中或是出现在其他圣地，正是通过这些体现他们在尘世存在中的作用。而信仰圣徒的主题又与“奇迹”主题相关联，与“信仰和怀疑”这组对立范畴相关联。什梅廖夫的主人公经常得到圣徒的帮助，奇迹亦时常伴随出现，其在情节结构中的作用是表达东正教意识的主导观念之一。干预相关事件进程、巧合、征兆等都属于奇迹。如在《天国之路》中表现为达利亚自杀时得到已故巡警的指点与维依登加姆梅尔相遇，维依登加姆梅尔辗转得到已故兄长定制的首饰等情节。在亲历这些奇迹之后，维依登加姆梅尔相信了必然之外有某种更高力量存在，一系列无法用逻辑推理证明的奇迹逐渐撼动了他的科学理性思维范式，并推动了他走向皈依宗教之旅。但什梅廖夫的奇迹语义有别于文学神秘主义样态，他以宗教神秘主义创作作品，相信宗教的奇迹有利于净化人物的智慧和心灵。

3 天意

基督教的传统天意观认为，上帝惩恶扬善的意志（即天意）对世界之运行具有绝对主宰力，上帝高度干预世事，而人的自由意志对此无法做出任何更改。在什梅廖夫的创作中，他主要从东正教的神圣观点突出天意主题。他的天意主题的不变式包括所有奇迹的主题、长老生活方式的主题等。作家将拜会长老并得到祝福的独特经历作为描写对象写进了创作。上帝的梦（神圣的梦）的主题同时也是为揭示天意主题服务的，在什梅廖夫这里，梦的可靠性标志就是十字架。因为十字架不仅是耶稣受难的象征，而且是信仰和救赎的象征。

在《天国之路》中，维依登加姆梅尔的精神朝圣之路是跨越理性的樊篱艰难趋近的。当他心中科学的柱石倒塌，没有了科学信仰而空虚无为时，他与达利亚的相遇为其带来了宗教信仰，这时他感觉生活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他的精神世界萌生了一种模糊意识——或许是“天意”安排了他与达利亚的命运。但此时，在学界的研究者看来，这种“天意”并不完全等同

于“上帝”。维依登加姆梅尔所言的“天意”，一方面，表明他模糊地相信可能存在着某种高于人与理性的神秘力量；另一方面，这则是他摆脱罪恶感的一种托词（王帅 2013：116），因为他和达利亚的非婚同居生活是不被认可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此时维依登加姆梅尔所达到的信仰阶段为希望上帝存在，而非相信其存在。在该小说结尾场景的描写中，直观天空的流星，机械工程师维依登加姆梅尔抑制住自己好奇的理性。按作者的构思，他的神性认知应该走过一条无个性的“绝对”观念到神圣之言之十字路的认知。遗憾的是，小说的构思没有实现。作者只完成了前两部的写作，第三部没有完成，作家就辞世了。天空是难以想象的客观“绝对”的象征，而在主人公的观念中既没有十字架，也没有上帝的化身。小说的女主人公达利亚同她的原型一样，意外地死于车祸，而维依登加姆梅尔则一个人做了修士。因此，什梅廖夫以东正教的方式对待天意主题，同时还包括宗教的象征（天空），但他没有坚持到最后。尽管作家经常有意识地回避天意这一主题的文学神秘主义特点，但在很大程度上，该小说的文学性特征要强于其神学特点，类似这种“天空”描写在米·布尔加科夫的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的结尾也有出现：沃兰德带领自己的随从以及大师和玛格丽特一行数人腾空而去，飞向远方。但这里的“天空”对主人公大师及玛格丽特来说，已然具有象征死亡世界的魔幻特点。

《天国之路》中，作家描绘迷路情节的目的是将神性认知的主题与女主人公在拯救的天意主题中所起的作用联系在一起。在小说中，达利亚应该起到完善深奥道理和知识承载者的作用，正是她为女主人公维依登加姆梅尔揭示了通向生活和通向上帝之路。从小说描写中我们知道，达利亚的精神朝圣之路同样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的过程。她的两次爱情经历起着深化信仰的作用，达利亚与瓦加耶夫之间由最初的情欲之爱提升为以信仰为基础的崇高之爱。她与维依登加姆梅尔的爱情，同样由非法同居、有违宗教伦理的罪恶感，以及出于感恩、不对等的两性之爱转化为对对方的积极拯救。经过长老瓦尔纳瓦的点拨，达利亚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天意使命，即“引导维依登加姆梅尔走上回归信仰之路，并帮助更多不幸的人走向幸福”（王帅 2013：119）。

《禧年》中描写了天意安排好的死亡。在整部小说中，作家突出了按信仰生活，在信仰中问心无愧地接受死亡，并为死亡做准备的思想。与此同时，作家强调在死亡这一生命中重要的事件中，人的自由要素及其对天命安排的积极参与很重要：人类所有自由行动的目的就是准备过渡到永恒（永生）。这种对待死亡的宗教态度有别于托尔斯泰的《伊万·伊里奇之死》。什梅廖夫探索的通向人生结束之路不是哲学理性的，而是尘世记忆中的积极准备和面对，其借助于善事及教会圣礼仪式的净化得以实现。信仰构成了俄罗斯人道德原则和民族性格的基本特征。作家认为，人应该继承和发扬构成生活意义永恒不灭的那些东西，生命延续的意义就在于此。

《莫斯科来的保姆》的天意主题，乍一看来，是外围的，但有学者认为，虔信主题是它的一个变体（Черников 1995：23）。保姆希尼奇娜作为叙述者一直坚信：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自我。在作家的描写中，保姆的形象被赋予鲜明的象征意义，希尼奇娜是笃信宗教之人，是宗教和民族良心的承载者。用卡佳的话说“你是我的圣像”。战争、革命、女竞争对手的阴谋诡计阻碍卡佳和瓦夏这两个相爱的年轻人结合。但如同天意，保姆安排了卡佳的命运，由于保姆的努力，最终，这对恋人有了幸福的结局。

《库利科沃之战》（1939—1947）中，天意主题从历史层面得到最充分展现，小说描绘了上帝对整体人民命运的思索。这一视角可以与旧约的天意启示对比：上帝的子民因罪受到惩罚，因为他们不信仰上帝。

4 结束语

我们通过分析什梅廖夫小说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宗教主题内涵，以及对与之相关的宗教

内容多层意蕴的深度阐释,我们了解了作家创作中体现的独特宗教观念。什梅廖夫是深具“俄罗斯性”之特质的作家,他关注“生活的宗教”,将“神圣”生活化,“生活”崇高化,宗教信仰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的创作独具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 [1]Зайцева Л.Е. Религиозные мотивы в позднем творчестве И.С.Шмелёва (1927 - 1947 гг.) [D]. Москва, 1999.
- [2]Олег Михайлов, Об Иване Шмелёве[A]. Шмелёв И. С. Избранные сочинения: В 2-х тт. Т. 1. Повести и Солнце мёртвых [C]. Вступ. статья О. Михайлова. Москва: Литература, 1999.
- [3]Черников А.П., Проза И.С.Шмелёва: Концепция мира и человека [D]. Калуга, 1995.
- [4]Шмелёв И.С., Пути небесные [M].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ая книга, 1998.
- [5]Шмелёв И.С., Солнце мертвых [M]. Москва: Эксмо, 2012.
- [6]戴卓萌. 列夫·托尔斯泰创作中的宗教存在主义意识——谈托尔斯泰创作中的“死亡”主题[J]. 外语学刊, 2005(2).
- [7]帕斯捷尔纳克. 日瓦戈医生 (王希悦译) [M].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3.
- [8]王 帅. 天路的历程 精神的归宿——试析什梅廖夫的《天路》[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3(4).

On the Multiple Implication of Religious Themes in Shmelyov's Novels

Wang Xi-yue¹ Zhang Mei² Sun Zhong-xia³

(1.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30, China; 2. Heilongjiang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arbin 150018, China; 3. Qiongzhou University, Sanya 572022, China)

Abstract: Russian literature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Orthodox spirits. Shmelyov's work is known for rich Russian flavor and religious feelings. In his *Pilgrimage*, *The Summer of the Lord*, *The Road to Heaven* and many other works, the religious feelings are very distinctiv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ransition, eternal life, providence and other topics reflected in Shmelyov's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igious themes. In religious sense, "fallen" is the expression of crime, and "change" is a highlight of salvation. The process from fallen to change has highlighted the explored theme of "Road". "Eternal life"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death and the saints worship. Although since birth people are walking on the road leading to the death, gradually closer to death every day, Shmelyov emphasizes on living by faith with a clear conscience to accept death as resurrection. Saints were the first resurrected group of the deceased persons and enjoyed eternal life, thus becoming the object of worship. In Shmelyov's art world, saints in the plot play an active role as other characters, even in some works, earthly character was given the apostolic biography tradition. In addition, themes of saints' faith also lead to a "miracle" concept presented. It makes people believe that there must be some kind of higher power than earthly existence. "Miracles" are accommodated within the Providence themes, reflecting a high degree of intervention in things of God, and God will punish evil and promote good. Thus, analyzing fallen themes such as transformation, immortality and heaven, illustrating associated concepts like crime, sin, roads, salvation, death, miracles, saint worship and other religious ideas, will help grasp the depth of the writer's multiple implication of religious themes and grasp the author's unique writing style.

Key words: fallen - change; eternal; heaven; multiple implication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梅列日科夫斯基创作中的古代文化形象研究”(项目批号:14WW029); 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多棱镜下的什梅廖夫小说宗教意蕴研究”(项目批号:13B008); 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什梅廖夫小说的宗教文化思想研究”(项目批号:12532015)的阶段成果。本文亦得到黑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俄罗斯文化艺术研究中心资助。

作者简介: 王希悦(1971—),女,东北农业大学俄语系副教授,黑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俄罗斯文化艺术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张梅(1974—),女,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化。孙忠霞(1964—),女,琼州学院俄语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

收稿日期: 2014-10-14

[责任编辑:刘 轶]